

伍美珍&夜叉七七/著

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



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

静静为我开着.....

永远是云烟

Yong

Yuan

Yun

Yan

梦幻+唯美 2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伍美珍 & 夜叉七七 / 著

偶像作家VS读者粉丝青春小说对对碰

花衣裳
灵感双打



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

静为我开着.....

永远是云烟

Yuan

Yong

Yun

Yan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远是云烟 / 伍美珍, 夜叉七七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

(花衣裳, 灵感双打校园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3-3780-6

I . 永… II . ①伍…②夜… III 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5733 号

书 名	永远是云烟			
◎	伍美珍 夜叉七七 著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	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	
承 印 厂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
印 数	1—10000	印张	7.625	字数 152 千字
印 次	2007 年 6 月第 1 版,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			
规 格	850 毫米×1168 毫米		开本	32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353-3800-6		定价	10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[美美 STORY]

天空有鸟飞过……	/1
永远是云烟……	/17
三色堇开满庭院……	/31
美人鱼在彼岸唱歌……	/45
给我一个哈熊的理由……	/61
忧伤的旋木……	/76
艾 草……	/116
莫奈的花儿……	/128



[附录]

对话(美美 VS 夜叉七七) /234



[夜叉七七 STORY]

糖果色的夏天…… /144

Hi, 公主殿下…… /218

天空有鸟飞过

[灵感歌词]

我是鱼，你是飞鸟，要不是你一次张望关注，要不是我一次失速流离，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？

你勇敢，我宿命，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，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，蓝的天，蓝的海，难为了我和你。

什么天地啊，四季啊，昼夜啊，什么海天一色。地狱天堂，暮鼓晨钟，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 睡不着的夜，醒不来的早晨，春天的花如何得知秋天的果，今天的不堪如何原谅昨日的昏盲，飞鸟如何去爱，怎么会爱上水里的鱼？

——齐豫《飞鸟和鱼》

(一)

小鱼被电话声吵醒的时候，虽然睁着眼睛，也拿起了话筒，可是依然还在那个梦里沉醉着……

“喂——”

声音像是掉进了闷罐子里似的。

“小鱼，懒鱼，起来没？”恍惚听出来，是琦琦的声音。

“啊？”小鱼一时还是醒不过神来。小鱼的心，还是在翔羚





身上。翔羚的面容，他的笑容和身影，清清晰晰……

“喂，小鱼你没事吧？”琦琦担心的声音。

“哎——呵呵——”小鱼用力把自己从翔羚的笑容中拔出来，真的是很用力的！

“我去你的寝室哦，就是现在！”

琦琦大声地说。

“嗯。”小鱼说。

每个星期六，总是这样的，不是琦琦来找小鱼，就是小鱼去找琦琦。两个大一女生，来自同一所中学，又都没有男朋友，星期六就经常在一起玩了。

小鱼是上了大学后才和琦琦亲密无间的。中学的时候，高三年级有13个班，小鱼在2班，琦琦在8班，那时连点头之交都谈不上。

小鱼坐在床上，怔忡地看着窗外已经灿烂而刺眼的阳光。

琦琦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上铺的小鱼就这样以菩萨的姿态在发呆。

“咳咳咳！”琦琦打了小鱼一下，才把小鱼打醒过来。

“琦琦，今天陪我去一个地方好不好？”小鱼下了床，劈头就问琦琦。

“去哪里啊？好热的哦！”琦琦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微微地撅起了嘴唇。

“去……是去找一个人哦……”小鱼的声音有点游移，并且，连神情都游移起来。

“找一个人？什么人啊？”琦琦奇怪地问道。

“他……他叫翔羚。”

“谁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琦琦越发地狐疑起来。

“咳呀！”小鱼拍了琦琦脑袋一下，“翔羚呀，是一个……一个帅哥哦！反正啊，去了你就知道啦！”

说完，小鱼端了脸盆去水房洗漱，把琦琦丢在寝室里。

小鱼一边刷牙一边问自己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去找一个在梦里认识的人！”

翔羚，连续两个晚上出现在小鱼的梦里。而且，这两个梦，居然是相连着的！这令小鱼感到震惊。

奇怪的是，她并没有感到一点点害怕。

也许，是翔羚使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。

翔羚让小鱼感到好奇到了极点。所以她刚才一见到琦琦，那句话根本没经过大脑，就“哗啦”地滑了出来——

“琦琦，今天陪我去一个地方好不好？”

翔羚在梦里，很清晰地告诉小鱼，他在郊县的一所中学里教书。甚至，小鱼还梦到翔羚在教室里带学生读书的情景。

那是一间破旧的教室，窗户上玻璃都不见了，幸好是在夏天。翔羚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，腰部扎在米色的卡其布裤子里，看起来很齐整。他瘦瘦的，个子好像不算太高，不过看起来蛮挺拔的。翔羚手里拿着课本，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他读一句，学生就跟一句。

其实，翔羚算不上很帅，和大学里那些男生相比，他甚至显得土气。

不过，翔羚的笑容有着说不出的魅力，使小鱼感到熟悉而





又亲近。好像，他是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。

奇怪的感觉！

“我想我一定是疯了！”当小鱼洗漱完毕，离开水房的时候，她自言自语地说。

(二)

“你疯了！”

才下了大巴车，小鱼就遭到琦琦的骂。

她们坐了整整两个半小时，在车上，小鱼把她的梦和翔羚都告诉了琦琦，琦琦当时就差点跳起来，说要跳车。

小鱼可怜巴巴地央求了半天，琦琦总算安静下来。

不过，下了车，一看到脚下的乡土路，琦琦又变得暴躁起来。

小鱼不理琦琦，只顾自己向前走。

“喂喂喂，你知道路吗？你这个疯子，要把我带到哪里啊？要不我们就回去吧，好吧小鱼？”琦琦跟在后面，先是不停地唠叨，接着就是哀求了。

小鱼继续不理琦琦。

其实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，冥冥之中，似乎有种不可知的引力，在吸引着她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走。

想到这里，她忽然想起了《千隐千寻》。

那个小女孩，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，然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也迷失了回家的路。

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不可知的魔力吧？

“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叫小鱼，她叫琦琦，一定要记住！”

小鱼这样暗自告诉自己。千寻的教训告诉她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名字。

她们走啊走，看到前面有个很新也很气派的大院，乍一看，有点像富人住的别墅，不过，再仔细看看，就知道那是一所学校。正对着校门的是一座红色屋瓦的两层教学楼，楼顶飘着国旗，楼里有学生读书的声音传出来。

小鱼和琦琦一起站住脚，用惊叹的眼光看着这所乡村学校。

“我拷！这是农村的学校吗？简直就是豪华得一塌糊涂耶！”不拘小节的琦琦，忍不住爆出了粗话。

这时，下课铃声响了，教室里的学生，哗啦啦地跑了出来。都是乡村的孩子，他们有着红扑扑的脸蛋，以及简朴的衣装。

小鱼不由自主地走进校门，没有人拦她。

琦琦跟在后面，她看到孩子们好奇地看着她和小鱼。

小鱼径直走到一间办公室，琦琦走上前抬头看了一眼，门上挂着“语文组”三个字的牌子。

办公室里，有个很年轻的男老师在给学生讲作业。

“请问……”小鱼很小心地走上前去，试图打断年轻老师的话。

年轻的老师抬头看着小鱼，他那温暖的笑容鼓励着她，于是小鱼就不顾一切地说：“我想找一个叫做翔羚的人。”

年轻老师的脸色倏然而变——似乎是很吃惊的样子。

琦琦在一旁看了，不禁很后悔刚才没能阻止住小鱼的唐突，她担心地想，人家会不会把我们当成变态轰走呢？

“啊！你是……”年轻老师定睛看着小鱼，欲言又止，表情



显得好奇怪。

“小鱼，我们走吧！”琦琦走上前，轻轻地拉小鱼的衣衫。

小鱼推开琦琦的手，语气果决地对那位年轻老师说：“翔羚！翔羚他是在这里当老师的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年轻老师站起身来，郑重其事地说。

小鱼和琦琦，都愣住了。

(三)

一刻钟之后，小鱼和琦琦已经坐在年轻老师的宿舍里了。

那是一间空间狭长的双人宿舍，靠墙的东面和西面，各摆了一张单人床，和单人床并排的，各有一张简朴的写字台。

靠南的窗户，望出去是学校外面的田野，还有水塘。

年轻老师沉默地坐在东面的单人床上面，小鱼和琦琦坐在西边那张桌子前的椅子上。小鱼看着桌上木头相框里的一张照片，她知道这就是翔羚！

前天和昨天，翔羚出现在她的梦里，与她相识，并将她引领到了这里。

她觉得不可思议。

琦琦也无聊地看着相框，她微微地蹙起眉头。不知为什么，相框里的这个人，她觉得有点面熟。

瘦瘦的面容，沉静的微笑。

那个年轻老师一直在默默地打量着小鱼。

最后，还是小鱼打破了这令人沉闷的气氛，她微微一笑，对年轻老师说：“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，我不知为什么，就莫名其妙。”

妙地跑来了。真是麻烦您了！”

“不，不麻烦，一点也不麻烦！”年轻老师连忙说，他看起来有点紧张，那神情，似乎很怕自己稍有不慎，会把两个女生吓跑似的。

看到他那样子，小鱼反倒首先放松了下来。

“哦，那么，翔羚他，去了哪里？”小鱼问道。

这句话，她刚才就想问了。

不知是什么心情，迫切地想见到梦里出现的那个人。想看到他脸上的笑容，他在教室里一边走着，一边读书的样子。

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她为什么要擅自跑到郊区来呢？

其实她很苦恼——因为连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？这样做应该还是不应该？虽然周围的人都认为自己有点任性，但像这次，还是头一回！

“翔羚他……”年轻老师看着桌上翔羚的照片，喃喃地说，“他去了一个……地方……”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琦琦忍不住发问道。

“你就是那个女生吧？”年轻老师没理琦琦的话，他喃喃地对着小鱼说。

“啊？”

小鱼茫然地看着年轻老师。

“翔羚两年前曾在你的中学实习。”年轻老师顿了一下，似乎是要让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才以坚决的口吻说。

小鱼和琦琦一听，眼睛不由得一亮，两个人同时说：“啊！”





“是啦是啦，我想起来啦！”琦琦拍拍脑袋，然后指着翔羚的照片，冲口而出，“他不就是带 10 班的那个旺么！”

“什么旺啊？”小鱼问道。

琦琦笑嘻嘻地说：“给他起的绰号，因为他的头发，有点像旺旺喔！是 10 班女生起的，传到了我们班，呵呵——”

年轻老师和小鱼都专心听完了琦琦的话，然后两人相视而笑。只是，小鱼笑得很甜，而年轻老师，则笑得勉强一些。

“那么你想起来了吗？”过了片刻，年轻老师又期待地问小鱼。

小鱼看看照片，摇摇头。

“不过很奇怪，我对翔羚的感觉，似乎是早就认识了他。”小鱼沉吟地说。

“他也这样对我说过你！”年轻老师脱口而出。

“我？”小鱼茫然地问道。

“是啊，是你。翔羚说，他实习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只是，他觉得惋惜的是，那个女孩子好像并不认识他。”

渐渐地，年轻老师摆脱了刚才的拘谨和紧张，他们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轻松和随意起来。

“是吗？”

小鱼抿嘴一笑。

琦琦也眨眨大眼睛，大胆地调侃道：“翔羚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女学生呢？”说完，还向小鱼做个鬼脸。

小鱼并不气恼，只是看着镜框里的翔羚，心想，这个家伙





去了哪里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

年轻老师挠了挠他的脑袋，回答琦琦说：“翔羚也没承认，不过我猜，大概……可能……是这样的吧。”

琦琦大声地笑起来。

小鱼再次问道：“翔羚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他……”年轻老师再次欲言又止，“哦，翔羚他现在搬到了另一个地方。这样吧，我带你们去他那里。”

年轻老师站起身来，果决地说。

她们跟在年轻老师的身后，踏上了一条乡间的土路。

“你怎么知道翔羚说的那个女生是小鱼，而不是我呢？”一路上，琦琦喋喋不休地追问着年轻老师。

年轻老师回头看着小鱼，憨憨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才说：

“我一看到她，就知道是！因为我是翔羚的好朋友啊，他一定喜欢这样的……哦……学生。”

琦琦一听，拍着手大笑。小鱼终于微微地红了脸，但她仍然笑着。

她想，等会见到翔羚，该说什么呢？

其实也没什么可担心的，翔羚似乎是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个人哦，而且，是一个很亲的人……

(四)

他们开始走上山的路了。

“小心一点。”年轻老师不停地回头关照着。

琦琦有点大惊小怪的，显得很兴奋。

小鱼心里感到很疑惑：“翔羚难道住在山上吗？真奇怪！”

山上只有树和半人高的野草，弄不好，还会有蛇吧？想到这里，小鱼不禁问道：“快到了吗？”

“前面就是了！”

年轻老师直起身子，指着前方，然后他率先爬了上去。

小鱼和琦琦追上年轻老师的时候，愣住了——他竟然站在一座坟前！

琦琦紧张地拉紧了小鱼的手。

年轻老师对着坟，喃喃地说：“翔羚，是你把她叫来的吗？她来了。”

三个人都沉默了良久，最后，小鱼才说：“原来，是这样的啊。”她再次想起了那个生动的梦境。

梦里的他说，“我叫翔羚。你是不是叫小鱼？”

他们坐了下来，就坐在翔羚的坟前，年轻老师从裤兜里掏出一瓶白酒，打开瓶盖，把酒洒在坟头。

琦琦惊叹了托梦这种事情居然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之后，对年轻老师回忆说：

“高三的时候，忽然来了很多的实习老师，听说是师院的学生。那时，我们只注意到漂亮的女老师和帅帅的男老师了。至于翔羚，他好像话不多，也不太活跃。但他带的班有个学生和我的同桌很要好，有时也来说说实习老师的事情，她们给他起绰号呀什么的。出于好奇，我和同桌还偷偷去看了旺一眼，他的发型有点土，的确像旺旺雪饼男孩。呵呵——”

“是啊，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出来的，都是这么土的。”年轻





老师宽容地说。

小鱼微微地笑着，依然沉浸在她对梦境的回忆里。

那个有点土气、却带着最真诚笑容的大男生，他穿着整洁的白衬衣，头发黑亮，在那间破旧的教室里，像是灿烂的阳光……他带着学生读书的情景，很动人。

“对了，我在梦里，见到的教室好像和这个不一样哦！”

小鱼忽然想起来去问年轻老师。

听小鱼这么一说，年轻老师的面容一下子就变得严峻起来。

“你们看到的这间漂亮的学校是刚建起来的。是很早以前毕业的一个学生，后来进了城，挣了一些钱，回来捐资盖的。其实，它是翔羚用生命换来的。”年轻老师咬着嘴唇，看着很远的地方，喃喃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性急的琦琦忍不住好奇心。

年轻老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小鱼看着他，她知道，马上，就要说到翔羚的死因了。

“原来的学校，很小也很破旧，是一间危房。可是，乡里拿不出钱来盖新学校，每个年级都在一间教室里上课。那天南方刮台风，也刮到了这里，将近一百年的老房子，先是被掀掉房顶，然后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坍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年轻老师低下头，狠狠拔着地上的野草：

“那天，本来该我上课的，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是翔羚代我去上的课，他把学生都救了出去，而自己却没出来。”

“死去的应该是我。”最后，年轻老师自责地说。

琦琦的眼里盈出了泪水。